

邊界地域史研究的構想

中山 大將 (NAKAYAMA Taisho) *

在二戰後的日本，日本殖民地史研究並非由個別地域史的研究開始，當時的研究者依據馬列主義的理論，關注的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在列寧所提出的帝國主義論中，獲得和瓜分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也因此日本殖民地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殖民地所發生的榨取及壓制現象。

然而，由於 1991 年蘇聯解體及日本的泡沫經濟浪潮，這樣歷史觀逐漸失去了說服力。而隨著日本研究者與舊殖民地地區研究者的國際性合作，殖民地史逐漸呈現出就某一特定國家或民族對某一特定國家或民族進行的壓制或迫害的研究趨勢，對人類史上普遍性的追求日趨衰退。

在日本，東北亞地區研究〔地域研究〕是東亞地區研究〔地域研究〕中較早興起的一塊。其原因是，在日中俄等大國勢力交錯的滿洲、蒙古、遠東以及其他周邊地區，僅從目前的國境來進行歷史敘述是遠遠不夠的。而就日本國外的研究動向而言，自 1990 年前後起，一些地區不斷脫離大國的地方史，結合自身獨特的歷史性質，逐步形成獨自的地域史，比如薩哈林島史及台灣島史等的產生。

邊界地區〔國境地區〕就是在大國的進退中經歷邊界變動的地區。誠然，從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東亞並未發生大的邊界變動，然而這之中所伴隨的領土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蠢蠢欲動¹。在這種情況下，擺脫過往的國家利益主義而從居民的觀點來思考邊界的邊界研究才逐漸在日本確立。

我目前正在構想的“邊界地域史研究”，是將邊界研究的觀點融入地域史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邊界地域研究史不是大國的邊境史，而是從大國邊境變動的現場來看近現代史，以闡明既往的殖民地史及地域史研究中所不能充分體現的普遍性。假如歷史研究者的使命不是為國家、民族或地區主義者服務，而是闡明人類史的話，那麼對普遍性的追求就應當成為歷史研究者鏗而不捨的課題。

我的研究主要是關於薩哈林島。在近代史上，薩哈林島經歷了五次日俄之間的邊界變動。為了將研究不局限於政治外交史的研究，而是從居民的觀點對薩哈林島進行重新審視，我最近根據檔案、運動團體資料、媒體資料、採訪調查，對薩哈林殘留者的戰後史進行了梳理。薩哈林殘留者是由於二戰後蘇聯佔領原日本領土樺太(薩哈林島南部分)，而產生的無法回歸祖國的人。在之前的研究中，多將日本人描述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受害者，而將朝鮮人認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受害者。然而，同一邊界變動為何會產生不同的殘留“犯人”？對居民來說，民族、國籍、邊界究竟是甚麼？這個提問同樣是在督促我們從人類史的角度對 20 世紀這一國民(民族)國家時代進行重新發問。

* 京都大學地域研究統合信息中心 助理教授/ 京都大學博士 (農學)

¹ 有關地域史研究及境界研究的簡要介紹請參見：中山大將「从萨哈林岛以及台湾岛来看的边界地域史」(福谷彬・中山大將・巫覬共編『2014 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京都大学アジア研究教育ユニット、2015 年)